

·名人手札·

蒋衡《拙老人赤牋》

苏晓君

蒋衡(1672-1743)是清朝著名的书法家,江苏金坛人,字湘帆,别号甚多,常用的有拙存、拙老人等。康熙六十年(1721)岁贡,雍正元年(1723)改恩贡,入国子监肄业,两次应顺天乡试俱被放,便绝意仕途,专攻书学。最有名的作品是历时十二年于乾隆三年(1738)完成的楷书《十三经》。这部楷体经书很受乾隆皇帝的赏识,并为此授以国子监学正职衔,蒋衡因而名重一时,时人得其片纸寸缣如获拱璧。装帧考究的《拙老人赤牋》即十分珍贵。

《拙老人赤牋》内含蒋衡于雍正十年(1732)八月上旬写给曲阜颜氏兄弟的两通手札,字体流畅苍劲,运笔规矩中偶有几分率意,主要是行书,也夹杂着一些草字和古体字。纸色淡黄,经后人精心装裱成一册经折装,书签“拙老人赤牋”五字由署名“老金”者题写。第一通两纸,首页钤印三方:“李氏家藏”、“张氏文华珍藏”、“李镜铭印”;第二通六纸,前面钤印五方,其中三方与第一通同,另外两方为“李荫樾印”和“江南布衣”,尾页钤有“杜陵翁”一方。这些藏章说明此册曾经被多人珍藏过。

这部尺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史料和版本上。首先它提供了特定时间内蒋衡活动的真实信息,是一份难得的史料。其次,蒋衡写信从不拟稿,一挥而就,所以底稿无存,因此他的尺牋后世整理出版的十分有限,而留世的亲笔信就更难见到。《拙老人赤牋》此前就未见诸介绍。从目前整理出来的馆藏数据看,国家图书馆也仅收藏有他的这两通手翰。

第一通^①,与曲阜颜懋伦兄弟(图见封二):

诸事悉前札。朱典六先生以朴斋雅爱,尽置所镌帖,趋赴阙里,到日望贤昆季为之加意照拂,一切起居饮食,万勿若刘工之简褻,此中有君子小人之分,惟冀留神。寓斋不妨略小,但静而明为要;专命一人伺候,得供驱使最妙。是大洽堂孙九小心勤敏,仆至今念之。且孙九颇识字,即不能传刀

^①据原函之落款日期及涉及内容,第一通似书写于第二通之前,这里仍依原装裱顺序,而暂未作调整。

法,可学拓墨,此亦第一要事也。至刻价极少,须三分一字。《圣教》全部议五十金,乃仆妄约,事成后视交情深浅与工之精良,格外酬之,其余诸帖俱从厚为望。郭工或命之来学,为将来好手,此时未可分任也。朱先生有子极忠厚,善拓墨,以新娶未获同行,如能招之使去,亦须另议谢仪,俾得安家。此等委曲,非足下细意周全,恐朴斋未能悉照。专此,再恳不既。

清谷、介子两世台先生 新元 拙衡又顿首

中秋日清江赵家楼外河台府署寄

颜懋伦别号清谷,其弟懋价号介子。蒋衡与曲阜颜家是世交,交情很深。康熙三十二年(1693),蒋衡二十一岁时其父去世,廿一年后他在一首七言长诗的小注里提到了这件事:“癸酉卒前五日,衡侍先君侧……及卒,衡同伯兄奉柩归。即从颜学山先生于浙三年,乃谋葬祖母暨先君焉”^①。函中提到的颜学山名颜光敦,山东曲阜人,康熙二十三年进士,曾充浙江学政,以清廉闻于世,世称学山先生。蒋衡二十一岁时即在浙江随侍颜学山左右。这件事说明他很早就与曲阜颜家有过交往,而且一直延续到了颜懋伦这一代。信中提到的“朴斋”名孔衍谱,字季玉,雍正间为曲阜令,对蒋衡在各方面曾有过很大帮助。比如关于《圣教》议价一事,蒋衡《拙存堂题跋》中有雍正九年(1731)写成的“圣教序全本”一篇,其中就讲到:“曲阜大令孔朴斋不远千里购宣纸属书,又许延好手精摹勒石,敢不竭弩钝以报宠命。因于元日,寓斋端居,十日书成。”^②此封信里讨论的正是在孔朴斋资助下,将他书写好的圣教序摹刻上石所需的花费问题。从信文看这件事应该是由颜懋伦具体操办的,所以才有“为望”之语。结尾标注写信时间为“中秋”,由下一通书信年份的推断可知即为雍正十年(1732)八月初。写信地点“清江”,指清江浦(今江苏淮安),旧时运河由此出清口,为水陆交通要冲,清时河道总督驻此。“河台府署”,当是指时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1693-1755)办公之所。蒋衡与高斌有过很密切的关系,高斌对蒋衡的书法尤为欣赏,蒋衡书写的那部著名的《十三经》,就是由他在乾隆四年(1739)直接进呈御览的。

第二通,与颜懋伦:

……使归。得二公手翰,荀龙贾虎,竞爽鱼笺,珠落玉盘,读之扑舞。循环捧诵,忽尔悲生。老夫暮年尚冀苟延残喘,乃乡愚聋聩,赐之弘璧琬琰,何堪消受。恐苍苍震怒,减算以免愆尤,则不获重登君子之堂。负兹罪屑,股慄不能已。北望拜谢,千里神驰。

闻拙书“寿母额”,精镌华饰,为我掩拙增光,孝思锡类,得籍不朽,何幸如之。忠孝庙碑,两年所书,字形差忒,若果勒石,须付重书,似宜略小。

①(清)蒋衡撰:《拙存堂文初集》卷八《拙存堂学诗偶存》之《腊月念六日先君子讳辰廿一日致斋作》,清乾隆间刻本。

②(清)蒋衡撰:《拙存堂题跋》,清宣统二年(1910)江南陈氏刻《房山山房丛书》本。

明春局定,先採石如式,界乌丝以别纸录文,分行计字,寄来照样书之,便无错落。前遗三字,谨补呈,祈检入。新书《褚模褙帖》并二跋、《乐圃小记》一册,统冀高明鉴定教正。衍圣公惠我好音,具函谢复。承诸公雅爱,岂敢固辞。但饮啄自有定数,本分苜蓿,谅亦可得,舍之他图,嬾于躁妄;且鄙陋无知,难膺钜典,徒荒写经之功,为可惜耳。至《毛诗》、《乐》、《颂》^①心力难分,从人索解,意殊未安。

曩曾写《法华经》十四册,锦装香楠匣,希有识者负之以献至尊。乃名世之需不可骤得,或减色取用,何如朴斋所装。《中兴颂》袁使未识从权,径携之归来,夺知己之爱,歉友无似行,将重寄还,未审姜藻亭得持去否?至前草撰鄙叙,实不足以颂贞母德教之万一,亦荷镌梨,增我颜汗。

野老余生,何堪挂齿,屡蒙厚赐,感谢非浅。姜三兄复任,欣快之至,使我顿生大治堂中兴之想。朱典六先生到诸?凡祈加意曲全,当另具札奉闻也。何三兄有小册廿幅,亦已书寄。张五兄高发,未必即来,有信去为候之。朴斋有专启,万事知我,心照酌行可耳。履历聊附呈左右,惟照入不既。

有国手汪鸿九兄将来曲阜,幸嘘植之。

清谷老世台先生如手 拙老人蒋衡顿首

八月初八日安东呈

这是一封残札,前部分在装裱之前就缺失了。与第一通一样,它同样没有留下年代表示,但是通过相关资料的考证,还是能够得出明确结论的。信文讲到的“寿母额”,就是蒋衡为颜懋伦母亲五十寿庆所书写的匾额。“忠门贞母五十寿叙”对此有详细记载:“壬子老人馆于涟水,夏闰五。山东曲阜大令孔季玉、颜寅少暨其姪清谷、介子俱以书来,请书忠门贞母额,公祝颜母孔大君五十寿,盖清谷之母也……”^②在蒋衡寿叙之后,还附有颜懋伦一段题识,对此事作了更明确的解释:“……壬子七月初吉,母氏寿届五十,伦拜书先生,请题额。先生既惠然命笔,而又复赐之以序……”^③据此可知,颜懋伦母亲五十寿诞是在壬子年(雍正十年,1732)七月初一,为贺寿,诸人在闰五月函请蒋衡来写“忠门贞母额”,也就是“寿母额”;蒋氏慨然命笔,并作一序。而在这封信中有“闻拙书寿母额,精镌华饰,为我掩拙增光”这样的话,表明蒋衡题写的匾额已被精镌华饰;又有“至前草撰鄙叙,实不足以颂贞母德教之万一,亦荷镌梨,增我颜汗”,可知他撰写的叙文也被颜氏兄弟镌刻印刷出来。蒋衡为给颜懋伦母亲贺寿不但题写了匾额,还写了叙文,这两件事与“忠门贞母五十寿叙”所讲的事情完全吻合,时间上一先一后互相关联,应该在寿庆的同一年发生,也就是雍

①这一年蒋衡正在写十三经中的《诗经》,同时又有《乐》即王羲之《乐毅论》,《颂》即颜真卿《大唐中兴颂》,简称《中兴颂》。

②《拙存堂文初集》卷三,清乾隆间刻本。

③《拙存堂文初集》卷三“忠门贞母五十寿叙”后,清乾隆间刻本。

正十年八月初八这封信回复之前,这样才符合常理。由此看来,这封信必作于雍正十年八月。另外,在上通信里讲到朱典六要去曲阜事,这一封信也提到了他,问他是否已经到达,并希望颜懋伦“加意曲全”,看来两封信的间隔不会很久,都应该写于雍正十年(1732)甚至在同一月。

信里讲到蒋衡早期曾书写过《法华经》十四册,并做了考究的装帧,希望能够呈献给皇上,说明他对自己的书法还是很自信的,也表明在《十三经》完成之前,他已有将自己的作品呈上以名世的想法。此外,两通书信都提到了“大洽堂”这个名字,《拙存堂文初集》卷五《曲阜署大洽堂记》有这样一段叙述:“大洽堂者,曲阜署旧塾,童子读书处也。日久渐圯,庚戌(雍正八年1730)夏,孔朴斋大令葺而新之,以居金坛拙存老人,因名之曰大洽。洽予学音近,使人易知,若无改其初者,且学之有得,浹洽于心,亦有取也……”^①,由此可知大洽堂就是孔朴斋为蒋衡来曲阜所准备的寓所名,他对蒋衡的关心真可谓无微不至。写这封信时他已在安东县(属淮安府),这与“忠门贞母五十寿叙”一开始所说“壬子老人馆于涟水”也是一致的,因为涟水是安东历史上的另一个别称。

《拙老人赤牋》中提到蒋衡自己书写的作品主要有六部:《圣教序》、《褚模禊帖》、《法华经》、《毛诗》、《乐毅论》和《中兴颂》,除《毛诗》外其他都非《十三经》,说明他涉足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蒋衡有一段专门的文字讲到其中的《中兴颂》,谈了他的经历和感受:“磨崖碑为鲁公正书,绝作泰华尊严,使人不敢仰视。余不自量,奋笔为之恭寿,连书五六册。余第一本少瘦,吏部^②以沉雄胜我,亦稍肥。后虚舟为秀挺,余亦加敷腴,乃觉肥瘦适中。两人相视而笑,曰:如此则飞燕、玉环顿成宓妃、姑射矣。因各留示后人,俾知二老相依于九峰数年,为生平未有之快事。”^③蒋衡要留示后人的不一定是第二通手札中所说到的《中兴颂》,颜真卿的摩崖碑他临写了不止一部,直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还在不分心力地写着,对书艺执著的追求实在是非同寻常。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①《拙存堂文初集》,卷五《曲阜署大洽堂记》,清乾隆间刻本。

②史部:指王澐(1668-1739),蒋衡同乡,号虚舟。康熙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长于书法,尤精古碑刻鉴别。

③《拙存堂题跋》“中兴颂”,清宣统二年(1910)江南陈氏刻《房山山房丛书》本。

諸事志前札朱典六先生以
 樸齋雅愛盡置所簡帖趨赴
 賢昆孝為之加意照拂一切起居食飲萬勿差
 劉工之簡藝此中有君子小人之分惟冀
 留神寓齋不妨暇小但靜而明為要專命一人伺
 候得供驅使最妙是大治堂孫九心勤敏保至今
 念之且孫九頗識字即不能傳刀法可學搨墨此
 亦第一要事也至刻價極少須三分一字聖教全部

蒋衡致颜懋伦兄弟函(文见第 143 页)

識不十金乃係妥約事成後視文情淺深与工之
 精良核反酬之其既諸帖俱從厚為望郭工或
 命之來學為將來好手此時未可分任也朱先生
 有子極忠厚善搨墨以新要未獲回以所能托
 使去六須另議謝儀俾得為君此等委曲非
 足下細意周全旦樸齋未能悉照專此再懇之
 清石 兩世堂先生 新元 批所云云
 中秋日清江趙家橋外何家莊書

蒋衡致颜懋伦兄弟函(文见第 144 页)

再啟者前年
 環雲備承
 藻飾深用惻振屢欲為書手報人事膠擾遲
 至今四在玉堂莫不責也南菁彙刊雖解一節自
 奏明後局改以書順多擇要付刊計可一千二百餘
 卷擬緩刻七不與焉
 尊論所及胡腫眼之易鴻範王船山之稗疏顧震瀛之
 春秋皆今更刻原今 拙惜抱之補注內好傳此擬付刊也

王先謙致袁昶函之二(文见第 148 页)

硯秋兄同年大人閣下
 賜魏叔子集敬謹展讀如對在賢世金之結深
 感佩
 詢道先朝東漢錄錄此書板片已信高中
 未能多携即奉送收在友人俱未收送恐難得不在一
 部二十冊藉使存上必希
 荒烟稍回為盼趙明賜談叙後即請
 之安 弟 王先謙

王先謙致袁昶函之四(文见第 150 页)